

近代中医药典籍翻译研究简述 ——以《黄帝内经》法文译本为中心

赵大莹

《黄帝内经》是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中的经典文献，系统地论述了生理、病理及疾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医学典籍。2010年，《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一起被列为“世界记忆名录”⁴，同年，针灸和艾灸也申报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⁵。在中外医家与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医典籍在世界各国的传播和推广范围不断扩大。本文拟简要介绍《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药典籍法文译本的研究情况，以供探研13世纪以来欧洲对中医药典籍的传播和接受情况。

—

历史上中医典籍的对外传播和交流，可以追溯到8世纪前后阿拉伯诸国传入的中医药，自此，翻译中医药植物和理论著作成为中医典籍传播和交流重要手段⁶。到了15、16世纪地理大发现时代，来华传教士之中不乏有各国药剂师、植物学家、医生等，他们对中医药植物、中医临床诊疗（包括脉诊、针灸等）有着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因此在对欧通信或个人著作札记中留下了不少相关内容，包括部分中医典籍内容。17世纪晚期，法王路易十四派遣“国王的数学家”来到中国，法国传教士在华人数日益增多。到18世纪耶稣会虽然解散，但由来华的法国遣使会士接管在华教务，因此来华传教士仍然以法国最多。源源不断传回欧洲的法国耶稣会士和遣使会士们的记录、信件和部分研究札记，使中医药典籍在欧洲逐渐传播，这也是17—18世纪中医药典籍的传播与翻译以法文为主的原因所在。

对法国中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的讨论，从王吉民搜集的《难经》《脉诀》《脉经》

⁴ 《黄帝内经》是2010年申报，2011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Memory of the World）：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memory-of-the-world/register/full-list-of-registered-heritage/registered-heritage-page-4/huang-di-nei-jing-yellow-emperors-inner-canon/> [《黄帝内经》，2020-4-7 检索]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memory-of-the-world/register/full-list-of-registered-heritage/registered-heritage-page-1/ben-cao-gang-mu-compendium-of-materia-medica/> [《本草纲目》，2020-4-7 检索]

⁵ <https://ich.unesco.org/en/RL/acupuncture-and-moxibustion-of-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00425#video> [2020-4-7 检索]

⁶ 李兆国《中医对外翻译三百年析》，《上海科技翻译》，1997年第4期，39—40页。

《医林改错》等文献的法德英文译本开始，已受到学界重视⁷。现有研究大多观点一致，即17—18世纪的法译中医典籍，多是编译或节译的作品。张浩《法国中医概况》⁸，指出法国人哈尔文首先把脉学翻译为法文，于1671年出版⁹；此后陆续出版《黄帝内经》《难经》《易经》《针灸甲乙经》《伤寒论》《针灸大成》《濒湖脉诀》等中医典籍，并指出西方从事中医（针灸诊疗）最早最多的是法国¹⁰。

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¹¹，对中医学外传欧美的历史进行了总结，其中谈到法国方面，在哈尔文之后，有1682年荷兰医生克莱耶（Andreas Cleyer）出版的《中国医法举例》¹²，以及柏应理（Phillip Couplet）整理出版的卜弥格（Michał Boym）关于拉丁文手稿¹³。Marc Mezard在回顾法国的中医药发展历史过程中，把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整理¹⁴，包括柏辽兹（Louis Berlioz）《论慢性病、放血术及针刺术》¹⁵，法国驻华领事达布理（Dabry de Thiersant）1863年首次翻译的中医针灸译著¹⁶；法国中医研究和临床实践的代表人物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在1939年开始出版的代表作《针灸法》¹⁷。20世纪以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翻译成果，有了极大进步，例如Chamfrault与Ung Kang-Sam合作翻译了《内经素问》的部分内容和中医诊疗的方法¹⁸，和在法国的越南人阮文仪所翻译的部分针灸和《黄帝内经》内容¹⁹。

韩琦在讨论中国植物、医学在欧洲的传播过程中²⁰，提到植物学交流以邓玉函（Jean Terrenz）、卜弥格的成果为代表，在18世纪达到高潮，法国耶稣会士汤执中（Pierre Noël Le

⁷ 王吉民《西医中医典籍考》介绍了个人收藏的四五种西文译本，《中华医学杂志》14（2），1928年，103—105页。后又将中医药典籍分别节译或编译的各种译本进行了重新考证，题为《西译中医典籍重考》，《中华医学杂志》22（12），1936年，1229—1234页。

⁸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55—57页。

⁹ *Les secrets de la médecine des Chinois, consistant en la parfaite connaissance du pouls*, 1671.

¹⁰ 吴康健、文渊与张浩观点一致，见《中医药在法国》，《中医教育》1995年第3期，50—51页。另可参阅刘玉英、靳全友《中医药在法国发展概述》，《环球中医药》2009年第3期，237—238页。

¹¹ 李经纬主编《中外医学交流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311—313页。

¹² *Specimen Médecine Sinicae*, 1682.

¹³ 李经纬将此书译为《医钥和中国脉理》，曹增友认为应该是《中医脉理医钥》（*Clavis medica ad chinarum doctrinam depulsibus*），是柏应理从克莱耶手中要回卜弥格手稿之后再版的，见氏著《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371页。

¹⁴ Marc Mezard,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France”,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18 Winter), Vol.1, Issue3, pp. 103-105.

¹⁵ *Thesis on chronic complaints, bleeding and acupuncture*,

¹⁶ *La Médecine chez les Chinois*, Paris, 1863

¹⁷ *L'acupuncture Chinoise*, 1939-1941. Reprinted in 1957.

¹⁸ *Traité de médecine chinoise; acupuncture, moxas, massages, saignées d'après les textes chinois anciens et modernes*, Angoulême: Coquemard, Vol.I in 1954. Vol. II in 1957.

¹⁹ Nguyen Van Nghi, *Hoang-TiNei-King So-Quenn* etc. Uelzen 1977.

²⁰ 韩琦《中国科学技术西传及其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2—133页。

Cheron d'Incarville)、韩国英 (Pierre-Martial Cibot) 等将采集的大量中国植物种子寄回欧洲, 特别是在法国进行了引种²¹。裴化行 (Henri Bernard) 对寄回法国的物品包括植物做了总结²²。韩琦还介绍了法国汉学家蓝利 (Isabelle Landry-Deron) 的研究, 即 18 世纪法国耶稣会士刘应 (Claude de Visdelou) 翻译、白晋 (Joachim Bouvet) 誊录的一部有关中医脉学和本草的译著, 其内容应该是《奇经八脉总说》、宋代崔嘉彦《脉诀》和《本草纲目》的节译, 但相关的脉学部分内容并未被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收入《中华帝国全志》²³。法医学著作也引起了法国耶稣会士的关注, 韩国英将《洗冤集说》首先译为欧洲文字²⁴。19 世纪在澳门行医的法国医生范德蒙德 (Jacques-François Vandermonde) 翻译了《本草纲目》的水、火、土、金石部药物, 并收集了书中 80 种药物样品送给了法国植物学家朱西厄 (Jussieu) ²⁵。

Denis Colin 的《法国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与现状》²⁶, 指出早在 13 世纪法国已有中医脉诊和针灸, 16—18 世纪主要是介绍中医药理和相关信息, 例如 18 世纪《本草纲目》拉丁文本在欧洲传播, 钱德明 (Jean-Joseph-Marie Amoit) 向路易十五介绍了一些中医知识, 使中医在法国和欧洲传播更加广泛, 代表作包括福奎特 (Henri Fouquet) 《脉搏论述》²⁷、伯雷坦 (Pierre Pelletan) 《论针刺术》²⁸、拉克洛斯 (A. Lacroix) 《巴黎市立大医院针刺治疗病历集》、皮里 (Sue Pierre) 《中国外科概况》、雷慕沙 (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中国舌诊》²⁹等。20 世纪初, 外交官乔治·莫朗将针灸的技术实践传入法国, 并在法国取得了极大的发展。

²¹ 例如法国植物学家朱西厄 (Antoine de Jussieu) 撰写关于人参的手稿“Histoire du Gin-sem et ses qualités” (巴黎自然史博物馆, 藏书号 Mss.1151)。保留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殷宏绪的两份手稿则翻译了中国人对人参说明(藏书号 fr. 19538), 此外还有竹子 (藏书号 fr.17238)。见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97、99 页。

²² Henri Bernard, “Catalogue des objets envoyés de Chine par les missionnaires (1765-1786)”, *Bulletin del'Université l'Aurore*, 9(1848), pp. 119-206.

²³ 巴黎国立图书馆藏书编号 ms. Fr. 19538.

²⁴ 韩琦认为韩国英翻译的不是宋代宋慈的《洗冤集录》, 而是陈芳生在 1687 年以此书为主体, 参以《无冤录》等书编写而成的《洗冤集说》。韩琦《中国科学技术西传及其影响》, 133 页。

²⁵ 范德蒙德的译著原稿藏在巴黎自然史博物馆图书馆, 藏书号 465。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 131 页。

²⁶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CM and the Current Conditions of Formation and Praticice of TCM in France”, *WHO Congress on Medicine, Satellite Symposium on Acupuncture and Human Health* (《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大会卫星研讨会——针灸与人类健康论文摘要汇编》), November, 2008, pp. 177-178.

²⁷ *Essai sur le pouls, par rapport aux affect. des princip. Organes*, Montpellier, 1767.

²⁸ “Notice sur l'acupuncture, contenant son historique, ses effets et sa théorie”, *Revue médicale française et étrangère*, (1825) 1 : pp.74-103.

²⁹ *Dissertaio de Glosso-semeiotice, sive de signis morborum quae è lingua sumuntur, praesertim apud Sinenses*, 1813.

高晞《十五世纪以来中医在西方的传播与研究》一文中³⁰，介绍了法国中医文献翻译的一些情况，如哈尔文、克莱耶的译作，以及杜赫德《中华帝国全志》卷三所收录的传教士赫苍璧 (Julien-Placide Herrieu) 译高阳生《脉诀》³¹。张焱等也谈到了中医典籍在海外传播的情况³²，对编译或节译的中医典籍法文译本做了梳理，包括《本草纲目》《脉经》《洗冤集录》等³³。

戴翥、贺霆等负责的“中医西传学”学科建设和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图文档案库建设项目中³⁴，特别以法国为例研究中医药在西方传播的历史、特点，梳理了莫朗时代中医从中国云南昆明传播到法国的基本脉络³⁵。

一般认为《内经素问》的法文全译本是 1992 年由尼斯医生塞内尔·德波尔特翻译完成³⁶。1997 年北京海豚出版社出版了法文、英文和德文版《〈黄帝内经〉养生图典》。1985 年《伤寒论》法译本出版³⁷。两年后，同译者 Catherine Despeux 译注出版了《千金方》³⁸。朱勉生等回顾了中医药在法国的发展历史³⁹，指出法国针灸学会主席安德海思 (Gilles Andrès) 完成了《针灸甲乙经》和《黄帝内经灵枢经》的翻译出版工作，而可堪中医经典著作翻译的示范性作品是利氏学社翻译出版的《内经素问 (部分)》。2008 年起，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完成了 6000 多个词条的中医基本名词术语国际标准翻译，这有助于中医典籍进行准确的翻译。2008 年葡萄牙语《灵枢》评注译本出版；2010 年，西班牙语图解译本《黄帝内经》出版；2014 年意大利语全译本《素问》和《灵枢》出版；2015 年，《黄帝内经》葡萄牙语解说本出版。

近现代的翻译或注释《黄帝内经素问》等中医药的论著，还可参见魏根深 (Endymion

³⁰ 《中医药文化》2015 年第 6 期，15—24 页。

³¹ 但这个译本底本应该是宋代的《图注脉诀辨真》，见王为群等《明清之际中医海外传播概述》，《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4 年第 7 期，914—915 页。

³² 张焱、李应存等《中医典籍文献历史文化探源及其在海外的传播与译介》，《中医药文化》2019 年第 2 期，10—20 页。

³³ 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 1995 年，第 943 页。

³⁴ 关于项目的情况，可以参阅赖张凤等《中医在法国传播的图文资料研究及档案库建设》，《中华医学图书馆情报杂志》2015 年第 9 期，69—70 页。

³⁵ 戴翥、贺霆等《中医在法国传播脉络初步研究总结》，《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12 年第 10 期，4—5 页。

³⁶ 法新社消息，见兰凤利《〈黄帝内经素问〉的译介及在西方的传播》，《中华医史杂志》2004 年 7 月第 3 期，182 页。

³⁷ Catherine Despeux, *Shanghan lun: Traité des coups de froid*, Paris: de la Tisserande, 1985.

³⁸ *Prescriptions d'acupuncture valant mille onces d'or: Traité d'acupuncture de Sun Simiao du VIII^e siècle*, Paris: Guy Trédaniel, 1987.

³⁹ 朱勉生、阿达理、鞠丽雅《中医药在法国的发展史、现状、前景》，《世界中医药》，2018 年第 4 期，1013—1024 页。

Wilkinson)《中国历史研究手册》⁴⁰。《手册》其中指出,一些特殊术语,中文方面还是需要参考郭霭春《黄帝内经词典》⁴¹,而译本方面,在田和曼与文树德《黄帝内经素问词典》⁴²问世之前的译本,例如 Veith⁴³,倪毛信⁴⁴和朱明(Zhu Ming)⁴⁵的英译本和 Ung Kang-Sam 的法译本,都有一些译文不太可靠⁴⁶。魏根深对中医药文献的分类体系设计,以及对相关内容之下文献的评述体现了西方学界在研究中医药文献过程中对文献底本和译本情况的态度,但尚未受到国内医学史和中医药文献翻译领域研究者的重视。

二

近代欧美翻译中医药典籍的成果,以英文、德文居多。自1925年德国学者戴森(Percy M. Dawson)发表《<素问>,中医学的基础》起⁴⁷,1949年威斯(Ilza Veith)翻译《素问》第一至三十四章⁴⁸。1950年广州孙逸仙医学院院长黄雯翻译了《素问》前两篇⁴⁹。1972年美国人威斯华人美国科学史专家席文对《黄帝内经》的形成和理论体系也有研究,但并未出版专门的译本⁵⁰。1978年加拿大华裔吕聪明(Henry C. Lu)组织翻译了《内经》和《难经》⁵¹。1988年David Keegan的博士论文分析了《黄帝内经》的编辑结构⁵²。1995年倪毛信翻译了

⁴⁰ 按: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Chinese History: A New Manual, Fifth Edition*)在2018年已经出版了第5版;此处所据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844—849页。

⁴¹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

⁴² Hermann Tessenow, Paul Unschuld, *A Dictionary of the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⁴³ 魏根深此处评述的是1966年再版修订本: Ilza Veith,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juan 1-34, revised vers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1949年初版本见本文第二部分。

⁴⁴ Ni Maoxin,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Shambhala, 1995.

⁴⁵ Zhu Ming, *The Medical Classic of the Yellow Emperor*,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1.

⁴⁶ 魏根深《中国历史研究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844页。

⁴⁷ Percy M. Dawson, "Su-wen, the Basis of Chinese Medicine", *Annals of Medical History*, New York City: P.B. Hoeber 1925, 59-64.

⁴⁸ Veith Ilza: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Baltimore: Williams & Wikins, 1949. Revised version printed b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6. Reprint in 1972, 2002. 除了《素问》的部分内容,此书还撰写了对《内经》成书年代、作者、哲学基础、阴阳五行、解剖与生理学疾病与诊断、针灸等方面内容的介绍,并翻译了唐代王冰的序、宋代高保衡、林亿的序,以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内容。

⁴⁹ 《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Chinese Medical Journal*) 上,第1、2期,共33页。

⁵⁰ Nathan Sivin,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Imperial China-The State of the Field."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7, No. 1, 1988, pp. 41-90. Sivin, Nathan, "Huang ti nei ching 黄帝内经." In *Early Chinese Texts: A Bibliographical Guide*, ed. by Michael Loew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p.196-215. 席文关于中医的研究还有: *Chinese Alche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Medicine,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Ancient China*, 1996; *Health Care in Eleventh-Century China*, Springer, 2015.

⁵¹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 and the Difficult Classic*, Vancouver, B.C.: Academy of Oriental Heritage, [1978]. 共5册,中英文对译。1990年同出版社再版,分两册,上册是《素问》,下册是《灵枢》《难经》和《索引》。作者1972年开始研究中医药文献,关于中医理论、针灸、养生等方面皆有著作。此前他翻译的《灵枢》在1973年出版, *Yellow Emperor's Book of Acupuncture*, Blaine, Wash. Academy of Oriental Heritage 1973; 1985年《素问》译本出版,共2册: Su-wen, Blaine; Vancouver: Academy of Oriental Heritage, 1985.

⁵² David Keegan, *Huang-ti nei-ch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compil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structure*. PhD thesis, UC Berkeley. 1988.

《黄帝内经》⁵³。国内学者对于英译本的《黄帝内经》研究，已经有兰凤利、李兆国、杨莉、殷丽等展开关于题名、专名词等翻译的讨论文章⁵⁴。

兰凤利在整理《黄帝内经素问》的过程中指出，《黄帝内经》陆续出现了15个英译本⁵⁵，但在各种英文译本中，最重要的是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主持的英文全译本，成为欧美学界研究的基本工具书⁵⁶。何航、王银泉等从翻译策略角度总结了各语种《黄帝内经》译本所体现的国家叙事和译介传播策略⁵⁷。

Nonald Harper 根据马继兴《马王堆古医书考释》一书，译注了马王堆出土的《脉法》《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文献共13种⁵⁸。文树德还译注出版了《银海精微》⁵⁹和《医学源流论》⁶⁰等中医典籍。

《本草纲目》自波兰传教士卜弥格用拉丁文节译出版后⁶¹，陆续出现了法文、英文译本

⁵³ Ni Maoshing,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Shambhala, 1995.

⁵⁴ 兰凤利《中医英译的历史》，《中华医史杂志》2008年第1期，28—32页。兰凤利《〈黄帝内经素问〉的译介及在西方的传播》，180—183页。李兆国《〈黄帝内经〉英译得失谈》，《中国科技翻译》2009年第4期，3—7页。杨莉等《〈黄帝内经〉英译本出版情况》，《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1期，134—144页。殷丽根据大中华文库《黄帝内经》英译本为例，指出其在英美国家接受度不高，见《中医药典籍国内英译本海外接受状况调查及启示——以大中华文库〈黄帝内经〉英译本为例》，《外国语》2017年第5期，33—43页。另有梁杏、兰凤利《中医脉学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中华医史杂志》2013年第5期，271—277页。

⁵⁵ 主要有：Wu Jing-nuan, *Ling Shu or The Spiritual Pivot*,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Ni Maoshing,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Neijing Suwen with Commentary*, Shambhala, 1995. 吴连胜、吴奇《黄帝内经（汉英对照）》，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李照国《黄帝内经·素问（汉英对照）》，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罗希文《〈黄帝内经〉导论及英译》，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年。Paul Unschuld, Hermann Tessenow, Zheng Jinsheng,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Huang Di's Inner Classic - Basic Questio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Paul Unschuld, *Huang Di Nei Jing Ling Shu: The Ancient Classic on Needle Therap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⁵⁶ Paul Unschuld,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Nature, Knowledge, Imagery in a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田和曼和文树德还编有《黄帝内经素问》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Huang Di Nei Jing Su We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文树德还译注过《难经》：Nan-ching: The classic of difficult issues, with commentarie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uthors from the third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⁵⁷ 何航、王银泉《国家叙事和译介传播：〈黄帝内经〉译本研究》，《中医药文化》，2019年第5期，56—63页。

⁵⁸ *Early Chinese Medical Literature: The Mawangdui medical manuscripts, translation and study*. Routledge,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⁵⁹ Jürgen Kovacs and Paul Unschuld, trs. *Essential Subtleties on a Silver Screen, The Yin-hai jing-wei: A Chinese classic on ophthalmo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⁶⁰ Paul Unschuld, *Forgotten Traditions of Chinese Ancient Medicine: A Chinese view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I-hsueh Yan Liu Lun)*, Paradigm, 1990.

⁶¹ *Flora sinensis*, Vienna: Typis M. Rictij, 1656

62. 在华工作 40 多年的药师 Bernard E.Read 在 1923 年出版了《本草纲目》的药物索引⁶³，在中国应用较多。

韩琦介绍了英国医生弗洛耶爵士 (J. Floyer) 在传播传统中医学方面的贡献，包括脉学方面的《医生之脉钟》⁶⁴，以及其他关于解剖学、诊断方法等方面对中医的评价⁶⁵。Christopher Cavin 著文《1750—2018 年中医在英国的历史》，对中医在英国传播的历史进行了医学史角度的总结⁶⁶。

德国学者研究或译介成果颇为丰富，例如梁伯强 (Backiang Liang) 对于《黄帝内经》的节译和评述⁶⁷，但最有名是曾任柏林大学医学史副教授的许宝德 (Franz Hübotter) 节译《内经》《难经》《脉诀》《濒湖脉学》诸书而成的《中华医学》⁶⁸。

内龙道 (Gullter R. Neeb) 《中欧传统医学比较研究——理论体系、临床病症比较及欧洲传统医学复兴的思考》，将中国的传统医学和欧洲的传统医学之间进行了横向的历史比较，并分析其相互关系，特别是对中德患者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和中医证候、证型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一直到 16 世纪中国和欧洲的医学体系仍然十分接近且相互影响，并总结了德国中医文献的出版概况。他也关注译本之间互译产生的转译问题，如由于不谙原文以及不同欧洲语言之间的转译，德文译本的底本来自法国阮文仪的译本，然而此法文译本来自越南文，多次转译的结果，使译本的内容变得模糊不清。中医古籍的德文翻译除了许宝德《针灸甲乙经》和内龙道《医林改错》是直接由中文译出外，其余《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匱要略》《医学入门》等均为由英文或法文间接译为德文⁶⁹。

62 除了 19 世纪晚期范德蒙德的金石部的译本，全译本有：D. Bensky D and A. Gambl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 Materia Medica*, Eastland Press, 1993. Luo Xiwen, *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3.

63 *Chinese medicinal plants from the Pên Ts'ao Kang Mu 本草綱目 1596: A botanical, chemical, and pharmacological reference list (publication of the Peking Natural History Bulletin)*, 3rd edition. Peiping: French Bookstore, 1936 (1st ed. in 1923; reprinted in 1976-77).

64 *The Physician's Pulse-Watch, an essay to explain the old art of feeling the pulse and to improve it by the help of a pulse-watch*, 1707-1710.

65 B. Szczesniak, "John Floyer and Chinese Medicine", *OSIRIS*, vol.11 (1954), p. 137. 转引自韩琦《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09 页注 1。

66 2018 年 4 月 27 日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工作坊论文，发表于《中医药文化》英文版，*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18 Winter), Vol.1, Issue3, pp.108-111.

67 例如 (1) Backiang Liang, "Überblick über das seltenste chinesische Lehrbuch der Medizin' Huan Ti Nei Ching'", *Sudhoff's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Bd.26, H.2 (1933), pp. 121-145. (2) "Der Blutkreislauf im alt chinesischen Lehrbuch Huang Ti Nei Ching", *Mü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MMW)*, No.18 (1939), p.718.

68 *Die Chinesische Medizin zu Beginn des XX. Jahrhunderts und ihr historischer Entwicklungsgang*, Leipzig: Verlag der "Asia Major", 1929.

69 内龙道《中欧传统医学比较研究——理论体系、临床病症比较及欧洲传统医学复兴的思考》，应森林主

中医在意大利发展的比较晚。1848—1851年意大利医生里伯利开始用针灸止痛⁷⁰。但并未广泛应用。正如达尔马南达 (Subhuti Dharmananda) 指出的那样⁷¹，意大利是在20世纪初中医在法国经由莫朗和他的学生 Albert Chamfrault 的推动发展起来以后，逐渐传播到意大利的，并且主要是在针灸和草药处方等方面。

17世纪俄国也开始了对中医药的研究，并且搜集了大量珍贵的中医药典籍，据肖玉秋的研究，这些典籍至今保留在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和圣彼得堡大学等机构。18世纪中国的人痘接种术是由俄国传至土耳其再传到英国，随后欧洲各国开始试行接种的。19世纪俄国第8届来华东正教团的卡缅斯基 (П.И. Каменский) 翻译了传播了中医脉诊知识；第11届教团医生秦绥 (П. Е. Кириллов) 带回127种中草药和成药、数部中医药理学著作和一些中医处方；第12届教团医生明常 (А. А. Татарин) 将伯歧《本草》译为俄文；第13届教团医生赛善 (С. И. Базилевский) 翻译了《本草纲目》和一些中药方、四库全书的医书目录以及部分中医传记。第14届教团医生科尔尼耶夫斯基 (П. А. Корниевский) 翻译了《胎宫心法》《明医指掌》《寿世保元》等内容，题为《中国产科学大全》《中国人的病理学》等⁷²。

值得一提的是，中医药典籍的搜集和研究资料建设方面，除了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专业图书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东方治疗艺术研究所在许鸿源 (Hong-yen Hsu) 和他的助手的努力下，也形成了超过数千部文献资料的中医研究所 (The Institute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ITM) 的医学专业图书馆⁷³。

编《精研古今融汇中西中医药国际研究生优秀论文精选》，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5年，18—21页。该文指出截至1998年，全德国约有100余本中医方面的书籍。

⁷⁰ 李经纬主编《近代中外医药学交流》，315页。

⁷¹ 作者提到，意大利在1968年成立了针灸协会，此后又建立了几所针灸学校，最大的是1973年在米兰成立的素问学院 (So-Wen)。20世纪80年代以后意大利引入脏腑理论和中草药疗法，1987年成立意大利针灸和中医药协会，见 *Chines Medicine in Italy, Integrated into the Modern Medical System*, <http://www.itmonline.org/arts/italy.htm> [2020-3-2 检索]

⁷² 肖玉秋《17—19世纪俄国人对中医的研究》，《史学月刊》2014年第3期，60—63页。

⁷³ 这些书籍分成了十五类，包括：一、本草类，主要是传统上每种药物的使用信息；二、历史文献，包括传统文本的翻译，历史考古资料的分析，传统中医的发展及其文化背景的讨论；三、临床报告 (草药)，主要是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合作者们的经验之上提出的治疗多种不同疾病的建议；四、针灸资料，有数十本，但并不多，因为ITM的重点在草药而不是针灸上；五、食疗书籍，包括食疗相关的历史文献；六、一般文献，包括牙周医学概述，中医领域的特殊专业 (生理学和诊断学)，以及基于传统处方理论框架对草药应用的一般分析；七、草药的现代研究，包括化学成分分析，药理实验和临床试验。图书馆书籍重点是医学专科，包括癌症，眼科，儿科，妇科和皮肤科；八、工具书，包括汉字起源、意义和用法的翻译指南，词典等相关文献，可以用于解释中医和哲学术语的含义；九藏医文献，结合了阿育吠陀和中医时间；十、阿育吠陀药学：中医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印度传统医药的影响；阿育吠陀医学在理论发展，记录的经验和专业培训方面都有连续的历史；十一、西医文献，主要是描述疾病特征和相关治疗方法，或者是研究不关注中草药的营养和草药活性成分；十二、中医杂志；十三其他期刊。

三

总体来看,中医药文献在欧美地区的传播是更重视经典文本的翻译和解释,临床方面大多只是针灸诊疗。国内学者对各种译本的研究从概述各阶段翻译的代表性成果,逐渐深入到专业术语、翻译策略等翻译理论和医学史、文化交流史等历史文化研究。

以笔者匆匆所见和简单梳理,认为对推进研究史的总结和分析,首先离不开全面搜集整理各语种的译本的基础工作。搜集的对象不仅包括初版本和修订本,还应该关于这些译本的书评。这部分工作,除国内学者王吉民等在20世纪60年代所作的目录和索引,英国学者魏根深从历史研究角度选列的数种文献和研究著作外,全面的译本目录和索引,在今天尚需学者继续努力补充、完善。

其次,要继续研究中医药典籍在欧洲的翻译和传播情况,离不开讨论欧洲科学家和汉学家对中医学和中国医学史的研究基础,例如通过分析重要学术机构和研究者所收集和收藏的中医药典籍,包括刻本、抄本等各种载体形式,来接近欧洲知识界所接受的中医知识的面相,以及他们所感兴趣的中医信息。这个方面,底本和各阶段各语种的译本及其相互关系,都需要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最后,正如高晞指出的那样,中医药典籍的对外传播研究,未来还需要继续梳理自十六世纪始西语文献中的中医内容,包括中医译作、博物学著作、科学论文、商业贸易记录和中国介绍等书籍,在这些“史料”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时段中医学在西学体系的位置和特征,来讨论欧洲知识界对中医认知的演变,不同时间段欧洲知识界研究中医学角度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认知,分析科学家群体与汉学家群体的不同态度的演变过程,才可达成在科学范式下解读中医的共识⁷⁴。

⁷⁴高晞《新术还是旧技:十九世纪前欧洲知识界的中医认知》,《光明日报》2019年01月16日11版。